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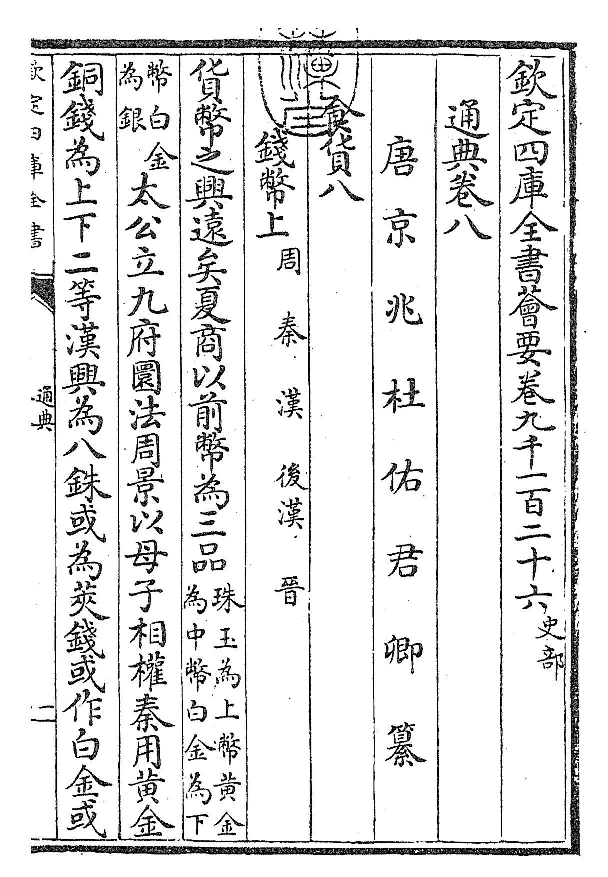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八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二十六 史部

通典卷八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八

錢幣上 周 秦 漢 後漢 晉

貨幣之興遠矣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白金為銀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權秦用黃金銅錢為上下二等漢興為八銖或為莢錢或作白金或

作赤仄八銖五分迭廢迭用王莽又設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始作鐵錢魏文帝穀帛相貿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理道陵夷則有鵝眼綖環之別王綱解紐又有風飄水浮之異名目繁雜不能遍舉緬徵損益可畧而言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滞於為器為飾穀帛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為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

兩分寸之用歷代錢貨五銖為中一品獨行實臻其要今錢雖微重於古之五銖大小斤兩便於時矣太公既立之於周退行之於齊曰知開塞之術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又管仲曰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饑寒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奪貧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衆則國富而人安農桑寡則人貧

而國危使物之重輕由令之緩急權制之術實在乎錢鍵其多門利出一孔摧抑浮浪歸趣農桑可致時雍躋於仁壽豈止於富國強兵者哉具輕重篇其後言事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求贏利是皆昧經通之遠吉今盜鑄滋甚棄南畝日多雖禁以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昔賢有云銅不布下乃權歸於上誠為篤論固有國之切務救弊之良算也況當今人疲賦重康俗濟用莫先於斯矣自昔言貨幣者在於圖史形模皆不達其要唯漢賈生國朝劉秩事

秩頗詳其旨自神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為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周制以商通貨以賈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圜而內孔方輕重以銖黃金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流行如泉布於布布於民間束於帛束聚也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錢者金幣

之名先曰泉後曰錢大於舊錢其價重也班固以為文曰寶貨韋注國語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未詳孰是故兩存焉大夫單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是離民

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原謂水泉之本潢音黄洿音烏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為好外郭為肉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利管子曰人君鑄錢立幣人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饑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分并財利

而調人事也則君雖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又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饘饘糜也饘章延反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

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也荀卿曰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焉然而中國得而

賦之東海則有紫蛤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財貨流通無不盡致其用四海之內皆一家也凡理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王之所寶者六聖人能制議百姓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〇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

金以鎰為名上幣（二十兩為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鎰為金之名數）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黃金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為名）高后二年行八銖（秦錢文曰半兩即八銖也初漢以其太重更鑄榆莢人患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徑五分所謂莢錢）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

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微謂精妙也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操持也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報論也夫懸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也累積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賴利也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

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謂當如此箇數耳）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不立（依法之錢也）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呵責怒也）苟非其術何嚮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鎔形容也謂作錢模也）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為多）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

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則人鑄錢者大抵必雜以鉛鐵黥人日繁一禍也偽錢無止錢用不信人愈相疑二禍也采銅者棄其田疇鑄者損其農事五穀不為多則隣於饑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類為災故人鑄錢不可不禁四禍也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則盜鑄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其禍五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矣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多積銅）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古者以銅為兵也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殘餘羨饒溢）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

矣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實布帛有餘則招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也棄財謂可棄之財逐競也

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埒等也所鑄文字與四銖同微重耳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文字秤兩同四銖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徙平民七十萬口於新秦中用度廣出御府錢以贍不足而冶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

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間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少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鋊民盜磨錢質而取鋊銅屑也磨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磨錢取屑是也鋊音浴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一作紫繢繡繪五采而為為皮幣直四

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管子曰桓公朝周請天子號令諸侯以石璧賀獻此亦鹿皮銀錫為幣之義也諸具輕重篇）又造銀錫為白金（雜鑄銀錫以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或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撱圜而長）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

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周匝為郭文漫皆有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也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劾之時張湯用事初帝既與湯造白鹿皮幣以問大司農顔異對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悦會有人告異以他事議下

湯理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遂誅於是

公卿大夫多謟諛取容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

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以赤銅為其郭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

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側白金稍賤民不

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

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鑄錢專

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洪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諸

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摇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税禄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

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漢書相合無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

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幺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他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甲兩邊緣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

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

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布亦錢）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鏈錫（許慎云鏈銅屬也然則以鏈及雜銅而為錢也鏈音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倣依）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為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遂廢莽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閒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

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寳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比音頻未反非沮寳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瑣傳送長安鍾官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十六七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莫不便之及公

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皇甫謐高士傳曰郭泰過史弼送迎輒再屈腰泰一傳揖而去弼門人怪而問之弼曰鐵錢也故以二當一耳時童謡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黄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并天下○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幣雜用布泉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

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殷財阜要在
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欲鑄錢齊貨以救其
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帝竟不鑄錢及
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
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至董卓焚宮室乃
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
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
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

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而已○魏文帝黄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蜀先主劉備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馬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

一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人輸銅計鑄畀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後權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人意不以為便其省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

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買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

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毁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目前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貨魏代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計度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

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
坐而饑困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
用穀之處不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怨惑語曰利不百
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
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
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
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代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藏
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取舅犯之謀

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代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人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元議不行沈約曰人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人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人未漓情嗜疎寡奉生贍已事有異同一夫躬耕則餘餐委

室足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貿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有訛變姦弊大起皆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工事逐末業流而浸廣泉幣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也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為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且不療饑於堯年貝或如山信無救渴於湯代其為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為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事興替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偽還醇返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練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銷鑄無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覺其終琳

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秏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徙壊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㑹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通典卷八

通典卷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食貨九

錢幣下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署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録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之

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在交易豈假多數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也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議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濆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夫錢之形大少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慮

翦鑿日多以致銷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人巧雖密要有蹤蹟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擒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息矣中領軍沈演之以為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周代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人者但採鑄久廢喪亂累仍縻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封畧開廣聲教遐暨金鏹布洽爰逮邊荒用彌廣而貨愈狹

加復競竊翦鑿銷毁滋繁刑雖重禁姦弊方密肆力之
甿徒勤不足以供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愚謂若
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
憲巧源自絶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
私非便乃罷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
私銅以充官鑄五銖范泰又陳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
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
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

屬自古而行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良由階根未固意存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賾欲速之情則嘉謨日陳聖慮可廣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三年尚書右

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空乏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將謂官藏空虛宜速改變

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災弊賑國富人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絶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也人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上不聽廢帝景和二年鑄二

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而
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者謂之耒子尤
薄輕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啓通
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
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
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明帝太始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
署亦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齊高帝建元四年奉

朝請孔覬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
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
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弊盜鑄而
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
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
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
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
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方督貢金大興

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磨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人不習淄染不復行矣所賫鸞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復生詐循環起姦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

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為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止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債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鞭捶質繫益致無聊○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

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荆州今巴東夷陵雲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齊安竟陵漢陽富水郡地江州今潯陽鄱陽章郡廬陵臨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漢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廣今嶺南道之地）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

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錢五銖徑一分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五朱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朱為銖耳三吳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錢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

天下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陂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陳初承梁喪亂之

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鵞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鵞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爲貨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鵞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後魏初至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孝文帝始詔天下

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疋為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人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鍊無所和雜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賈不通貿遷頗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今昭應縣是）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恒州（時恒州今代郡安邊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馬邑郡界）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

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今地郡舊有金户千餘家常於漢水汰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圜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吴濞鄧通之錢收利徧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造五銖其中毁鑄隨時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

心翔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刋之式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徐今彭城瑯邪郡地揚今壽春郡地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京郢之邦者則礙於兖徐之域荆今南陽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魯郡東平郡地致使貿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勅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

律有明式指謂鵞眼環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

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

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行使以單絲之縑

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為尺以濟無有至

令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

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

一前後歷代交易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

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

者雖有大小之異并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内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毁大為小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曁周景降逮亡秦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

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
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
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
之難錢之為用貫鏹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
平濟代之宜便利於此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
鑄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鵝眼環鑿
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
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

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於市二年冬尚書崔亮奏𢎞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一斗得銅四兩河内郡王屋山今王山縣鑛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

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許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錢稍小薄價用彌賤於初乃重制盜鑄之禁開糾賞之格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祕書郎楊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入為武賁中郎親對光武釋其趣向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為理不殊求

取臣前表經御披折佀乃隨宜剖說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踰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

武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應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鑪亦聽人就鑄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疋止錢二百而私市者

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時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讓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時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内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莢錢至孝文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

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五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貽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虛國用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

貴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説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没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則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歴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覩之哉臣今此鑄以

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
從之事未就會卒○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
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别遂各以爲名有雍州
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
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内之
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
姦偽競起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
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

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秤皆準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錢若便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羣官參議咸以為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文宣受東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

文其錢甚貴而製造甚精其錢未行而私鑄已興一二年間即有濫惡雖殺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

用西域金銀之錢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幕即漫也烏弋山離國之錢與罽賓國同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加金銀飾其凡安息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即更鑄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齊平以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靜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

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後魏食貨志云齊文襄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則一千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常平所在勿用以

其貿易不止四年詔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倣傚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

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幷州立五鑪鑄錢又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為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每千宜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鍱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

於云○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歐陽詢為文書含八分及隸體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為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天下惡錢轉多所在官為市取五文惡錢酬一好錢其年又改以好錢一文易惡錢二文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錢直開元錢十周年以後廢二年詔開元錢依舊施行乾封錢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

就市糴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為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永淳元年五月勅私鑄錢造意人及勾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罪歸以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六十若有糾告者即以所鑄錢毀破并銅物等賞糾人

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酧賞武太后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勑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令用其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擇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尤甚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鼓鑄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甚濫惡其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以錢模之斯須盈千便齎用之開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

詔又切禁斷天下惡錢不堪行用者并銷破覆鑄由是
四民擾駭穀帛踴貴二月又勅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
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和義
若真偽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倫此後深恐貧
窶日困姦豪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
俗阜禁止令行十一年制曰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
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物以濟單貧之資錢之所
利人之所急然絲布財穀人民為本若本賤末貴則人

棄賤而務貴故有盜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鏹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在採銅鉛官為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法者准法罪之二十

二年三月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古之為錢以通貨幣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代革時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斷鑄錢上令百官詳議黄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黄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寶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絶

姦濫今若一啟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

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如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則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復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

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錢重而傷本貨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由人鑄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由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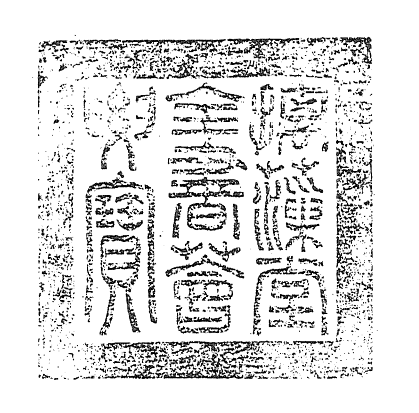
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為不便事既不行但勑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初年兩京用錢稍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錢加價迴博令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南每一錢貨得私鑄惡錢五文假託公錢將入

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勅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隨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絶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寛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為換取仍限一月日内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

輒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内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給用猶費奏鑄乾元重寶錢每貫重十斤一文當開元通寶錢一十文又鑄重稜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開通五十文皆鑄錢使第五琦所奏也姦猾之人多用破錢私鑄新錢雖獲深利隨遭重

刑公私不便尋總停廢還用開元通寶錢人間無復有乾元重稜二錢者蓋並鑄為器物矣按天寶中諸州凡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揚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錢用銅鑞錫價約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鑪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文

通典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高瑞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二十八　史部

通典卷十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十

漕運　秦　漢　魏　晉　後魏　隋　大唐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

移則糴之者無利糶之處受害 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 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也音晚 起於黄腄 直瑞反又音誰 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黄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黄即今黄縣腄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琅琊今高密琅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謂京師之官府 孝文時賈誼上

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来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

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
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
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
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
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
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
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

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壖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語在田制上篇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於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

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襃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襃襃之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襃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也商度五鳳中

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翊郡地弘農今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陽平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

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至於今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蜀相諸葛孔明出軍至祁山令扶風縣始以木牛運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按亮集督軍厖力杜叡湍元胡忠推意作一脚木牛其法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任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横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鞦靷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

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法曰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扛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扛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扛孔去腳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扛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扛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扛與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收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扛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同前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竟未成功懷帝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堨烏割反擁也）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

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僱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僱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僱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僱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僱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贖絹七十八疋

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僱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僱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

運唯達澑陂其陸路從澑陂至倉門調一車僱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僱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

鈌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
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
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
抑若効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令始
開㓚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賮
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
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檝所通遠
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利

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洹音桓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若船數有鈌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代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闕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

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涼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

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崪屾山今在平涼郡高平縣今算頭山語訛亦曰沂屯山即崪屾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内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汾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汾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

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今范陽郡涿竹角反）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鄯音善且子餘反）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

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别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大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京故城栰音伐京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元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遥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

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僱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

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黄河即於倉内便貯鞏縣置洛口倉船從黄河不入洛水即於倉内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廪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

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
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
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
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廵百司扈從
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
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
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
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

即置之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

出脚送納東都至陜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迴其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僱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

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
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
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
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勑鄭州刺史及
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
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
縣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
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

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漲淵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不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

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塡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滻二水會於漕渠每夏大雨輒皆塡淤大歷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舊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太原倉又運至永豐倉及京太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長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運

二百五十萬石每遞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遞重恐傷牛於是以遞場為交場兩遞簡擇近水處為宿場分官押之兼防其盜竊大歷後水陸運每歲四十萬石入關

鹽鐵

周 漢 後漢 陳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王音于況反謹正鹽筴正音征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歷也歷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釜當米六斗四

升今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

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入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強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

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

反）煮水為鹽（煮海水）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樹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餽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

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今世人言僱手牢牢盆煑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籥以致富羡羨饒也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沮才據反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釱音徒計反足鉗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作官府主煑鑄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

不便縣官作鐵器苦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强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説又董仲舒説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議者之言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强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煑鹽一家聚或

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逺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强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强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人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

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夫之死士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句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彊蓄積有

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絶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間而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

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笑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荆州今江

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

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悋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

四計終歳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大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内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

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為鹽採山鑄金伐木為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寛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

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元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戸部侍郎强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内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

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横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

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為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竈戶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權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